

文心雕龙

新注新译

张灯二译注

贵州教育出版社

文心雕龍序

江淹
劉勰
蕭何
張良

蕭何
張良

蕭何
張良

六經垂人載道之圭璧無統萬世
也與天地同其大真日月同其明亘宇宙相
無窮而莫能限量後雖有作者弗可尚矣
自孔子沒由漢以降老佛之說興
者日甚

文心雕龙新注新译

张 灯 译注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新注新译/张灯译注.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3. 9

ISBN 7—80650—419—2

I. 文… II. 张…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时代②文心雕龙—③文心雕龙—译文
IV. I 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002 号

文心雕龙新注新译

著 者 张 灯 译注

责任编辑 罗筑勤

封面设计 曹琼德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字数 16. 375 印张 4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419—2/I · 38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 贵阳市金丰路 5 号 电话 6774152 邮编: 550004

序

王 远 熊

张灯先生的《文心雕龙新注新译》，是他继《文心雕龙辨疑》以后又一部阐释《文心雕龙》的专著。《辨疑》只是选取一部分篇章予以辨析、话译，此书则为全部部分，更觉完整。

张君于《文心雕龙》一书，用力甚勤，近十五年来几乎全身心倾注在它上面，用寝馈于斯来形容，也不为过。他对前此的注释成果，上自黄叔琳、黄侃、王利器、范文澜诸家，下逮近二十年来的杨明照、詹锳等家注释，靡不研读，旁及台港学者的若干成果，也尽力搜集参考，在这方面堪称取精用宏。他对《文心雕龙》本文词语，遇有疑难之处，比较各家之说，仔细推勘，断以己意，往往能提出相当中肯合理的见解，这不但对读者准确理解《文心雕龙》各篇词语的原意大有裨益，而且也增强了全书的学术性。他写作本书稿，前后化了十多年时间，仅译文即反复修改了十来遍，可见其用心之苦。

张君不但倾心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他的现代文学修养也

好。他曾写过不少有关现当代文学评论的篇章，并有论文集《艺术魅力纵横谈》一书问世，其文笔流利畅达。这方面的修养，使他不但能以新颖的现代文学眼光来考察古代文论，使之具有时代色彩，更重要的是全书译文显得十分优美，语句既明白晓畅，而又整齐雅致，接近原著的骈俪风格，读来富有文学风味。这一优点在当今各种《文心雕龙》译本中显得颇为突出，值得称道。

我因年迈体衰，特别眼力不济，不克详读此书全稿。但仅就读过的部分来说，已感到作者努力追求信、达、雅三者兼备，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书稿译笔既明畅信实，使广大读者能对原著获得准确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原著文笔的优雅；又由于在注释上采撷各家之长，下以己见，对专门研究者也具有参考价值，因而本书堪称一部雅俗共赏的佳著。

近二十多年来，《文心雕龙》的注释本出得颇多，注译本也出了不少，比较说来，本书是有功力、有特色的一部，故乐而为之序。

自序

齐梁时代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文论巨著。问世约 1500 年来，它以其构筑完备、体大思精等的特点，一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不可轻慢的卓拔地位，而且为世界文化所接纳所推崇。应当说，《文心雕龙》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明清以降，再从近代至于当代，前人对该书做了大量的校勘诠释工作，有过不少真知灼见和研究力作；在不断推出学术新著的同时，近 20 余年来又有诸多注释本译本出现，标志着对这部名著既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又在向普及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无论怎样说，校注训释始终是普及和深究的基础。事实已经表明，龙学研究尚存许多基础性问题有待探究，首先仍是文字诂训问题。文本都未读通，表意把握不确，如何谈得上阐发研究呢？所以，本书仍取有译有注这种最显寻常的体例。体例取舍本非关紧要，原文译文对举排列也仅为阅读的方便，根本的标志在于查验书中所作的训解诠释，看是否真正做到了信实和稳妥。

前辈学者说过：译事三难，曰信曰达曰雅。古文翻译和外文翻译的道理是一样的。信实不足，会失却原意；通达不具，则生涩别扭，那么，译犹不如不译。“雅”是更高的要求。不是抽象地要求雅正，要求文笔的美，而是说译文应当把原著的格调韵味传导出来。像《文心雕龙》这样的骈俪之作，自然不宜用一般的白话散文译之，

而更得格外地讲究译笔的遣词、句式和文采。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摸索，想寻找一种与骈对原著能同趣互映的语词句型组合。实践中或许算是找到了一些感觉，我于是对拙译提出了两条硬性的规定：其一是要求译文大体是原文的一倍。尝试的结果发现这二比一的比例正相合宜，拉长了显冗，压缩了则干。其二，译文基本都采用类乎白话文的排比句式，以期对应原著的排偶文句，力求显现原作的独特风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刻板的苛求是自己折磨自己。但是，翻译绝对又应是一种创造，我于是只能勉力而为之。原文加上译文，于全书之中仅占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但耗费的心力则决不少于校勘注释的写作。每篇译文的润改，均在十二遍以上；点滴斟酌推敲之处，则又不可计数。拙译基本是按篇幅有定、字比句次的要求来撰写的，至于去译得工整些、译得漂亮些的初衷尚有不小距离，那则是因自己功力不逮的缘故。

关于注释，自是本书占主要篇幅的内容。这里的做法，可用既小心又大胆六个字来概述。小心起来是慎之又慎，如履薄冰。原著的每一个字，都严格从文字诂训入手，比较各家注解之差异，寻出最为顺当贴切的训释。没有依据的诠释不取，标新立异的阐述不发，惟求取得原著词义文意的正解或胜解。所谓大胆，指一旦发觉前人训释不当或有误，有了确凿的诂训依据，反复掂量实又觉理当订正之时，则另立新注而毫不犹豫，不论此解他人是否提过。全书订正或改注的地方，计有四百多处，故称“新注新译”。此中的择选，不以前辈注家声望的高低作取舍，而是以确解原著原意为标尺，因为名家间或也会有所疏失，而读解古籍恰恰又最宜取科学的、切实的态度。为着同一个目的，本书注释还特别注重文气的连贯，文意的把握，关键处用极简略的文字给点一点，说明一二，这也

是以往注家较少采用的作法。

校勘不是本书的重点，却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一般说来，校订已有确凿依据的，或原文不能通达而非改不可的，书中均加方括号系于原文语词之后，标出应取之正校，如：

“发辉事业”写作“发辉[挥]事业”(《原道》)，“丁仪贪

婪以乞货”写作“丁仪贪婪以乞货[贷]”(《程器》)；

句中应当校补之字，也加方括号标出，并下加一道横线，以示与校改之字的区别，如：

“和乐精妙”句宜补“之”字，写作“和乐[之]精妙”

(《乐府》)，《隐秀》篇有成段补文则整段下加横线；

属衍之字，则以圆括号标示，如：

“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句中，衍六字而另得补二字，于是写作“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窥圣]必宗于经”(《征圣》)。

校勘文字若歧见众多，则又于注文中作简要的取舍说明。

本书注文征引了一批前人专著，使用频率较高者多用简称，兹将简称及引书全名对列于下——

梅注：指明梅庆生音注本(初刻本和六次校定本则在必要时才予标明)；

《训故》本：指明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

黄注：指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

纪评：指清纪昀评语；

李补：指李详《文心雕龙补注》；

《札记》：指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范注：指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刘释：指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王证：指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

杨校：指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义证》：指詹锳《文心雕龙义证》；

牟注：指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

郭注：指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

《缀补》：指王叔珉《文心雕龙缀补》；

《斟诠》：指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

（末二种为台湾学者专著，台湾版）

另，“朱训”指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段注”指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其余引文，则取随引随注的办法。

看看前人著述的丰美，相形之下便愈觉拙书的渺小。好在近十年前我曾有过表白，说自己犹如一名手工裁缝，只能一针一线线地缀连。现这本小书即将付梓，另有一本篇幅等同、堪作姊妹篇的“疑义疏辨”亦已杀青。对学养有限的我而言，这已经是倾尽心力了。但我仍愿意与学界的师友一道，进一步探究这部名著，也切望拙书能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

二〇〇三年六月写于上海

目 录

原道第一	(1)
征圣第二	(9)
宗经第三	(16)
正纬第四	(24)
辨骚第五	(31)
明诗第六	(41)
乐府第七	(54)
诠赋第八	(65)
颂赞第九	(75)
祝盟第十	(85)
铭箴第十一	(96)
诔碑第十二	(106)
哀吊第十三	(115)
杂文第十四	(123)

谐隐第十五	(133)
史传第十六	(142)
诸子第十七	(159)
论说第十八	(170)
诏策第十九	(182)
檄移第二十	(193)
封禅第二十一	(202)
章表第二十二	(210)
奏启第二十三	(219)
议对第二十四	(230)
书记第二十五	(242)

✓ 神思第二十六 (261) *长鸣思远*

✓ 体性第二十七 (270)

✓ 风骨第二十八 (278)

✓ 通变第二十九 (285)

✓ 定势第三十 *定而有变* (293)

✓ 情采第三十一 (302)

熔裁第三十二 *熔裁成器* (310)

声律第三十三 (317)

章句第三十四 (325)

丽辞第三十五 (334)

比兴第三十六	(342)
夸饰第三十七	(350)
事类第三十八	(358)
练字第三十九	(369)
隐秀第四十	(380)
指瑕第四十一	(389)
养气第四十二	(398)
附会第四十三	(405)
总术第四十四	(413)
时序第四十五	(421)
物色第四十六	(441)
才略第四十七	(449)
知音第四十八	(468)
程器第四十九	(477)
序志第五十	(486)
附录：关于龙学研究中的“三欠”问题(代《后记》)	(496)

原道^① 第一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②？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③。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④，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⑤。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⑥；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贵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⑦。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

文章作为一项德业，实在是够盛大的了，它同天地并生并存的原因何在呢？自从混沌初开，天地著玄黄两色，呈方圆二形，天上便有日月悬空，如双璧交替，显示璀璨无比的景象；地下则有锦绣山川，条理分明，展现绮丽动人的风貌：这大概就是大自然呈现的光彩了吧！仰观上苍，日月耀辉；俯察下土，地含秀章。高低有序，上下定位，天地两仪就这样形成了。这中间，惟有人参配其中，天性灵智，集于一身，因而堪与天地合称“三才”，其实，人是万物的精英，天地的核心。有了人类这样的“心”，便创造了语言；语言确立以后，随着又有了文章，这就是很自然的道理了。推广至于万品万物，动物植物也都有自己独异的色彩：龙凤凭藉灿烂的藻饰呈现祥瑞，虎豹依仗斑斓的色泽体现雄姿；云霞着色绚丽，胜过于画家的妙手；草木开花多彩，不假借工匠的奇术。这些难道是外加的装饰吗？它们自身就是这样的嘛！其它像林间的万籁奏鸣，有如竽瑟相协；水中的泉石激响，又仿若钟磬应和。可以这样说，

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①。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②？

有了形体便会有藻饰，有了音响就能有韵律。万千无知的物类，都尚且有丰富的彩绘，那末，作为有心智的人类，难道还能没有文章吗？

【注释】

① 原：本，根源。原道即论文本源于道，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刘勰所称之“道”，主要指宇宙天地的运行变化规律，注家多解指自然之道，是。但作者另又称“神理”、“道心”，实一定程度地带有神秘的、不可知论的色彩。篇中出现的“道”字，也并非一概皆指规律而言。自《原道》至《辨骚》，为全书的总论部分。

② 文：全书单独用“文”字三百余处，狭义指文学文章，广义谓文化学术，本篇更将一切自然的和人为的纹理、色泽、声韵、藻采等形态并皆包容在“文”的范围之内。德：功用，功德。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之为德也大矣”句，正与此意相一致。古人以礼乐教化为美，认为文业不仅盛大，且又功德无量，故称“文之为德”。另有注家因德、得互通，训其为物德之德，解句谓“文”的由来是够久远的了。并可通。并生：《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生者，存也，后句主要指文业堪与天地并存。

③ 玄黄：指天地。玄，黑赤色；黄，大地的颜色。杂：交杂，间杂，指混沌未开。《易·坤·文言》：“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方圆：亦指天地，古人以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叠璧：圆形的玉称璧，这里状日月如璧之叠相照耀。垂：布，即言显现。丽天：附着在天上。焕绮：光彩而绮丽。焕，光明；绮，有花纹的丝织品。铺：分布，展开。理地：与上“丽天”对举，谓有条理地展现于大地。《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句中“象”、“形”二字指天上景象和大地风貌。道之文：大自然的文采。这里的“道”字纯指自然形态而言，并非谓自然规律。

④ 吐曜(yào)：发出光耀，指上苍景象。曜，日光。含章：蕴含文采，指大地呈现秀章。两仪：《周易》称天地为两仪，古人认为天和地是构成宇宙

的基本物体。 参：三。参之即谓参配于天地之间并立为三。 性灵所钟：谓天地灵气汇聚于人。钟，聚集。 三才：《易·系辞下》称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才”，后泛指天、地、人。

⑤ 五行：水、火、木、金、土。古代认为这五种物质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秀：草木开花、谷穗扬花称为“秀”，此处谓人是万物的精华所在。天地之心：《礼记·礼运》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这是说人处天地间，犹如心在人体内居于中心位置。 自然之道：顺上而下，谓有人类便有了语言，有语言又有了文章的显明，自然之道即言这是很自然的道理。“自然”非谓自然界；“道”训事理，指具体道理而不指抽象规律。

⑥ 傍：《广韵·唐韵》：“傍，亦作旁。”训广，此处即推而广之意。万品：万类。 皆文：指动植物自身皆呈现独异的色彩。 藻绘：藻，文采；绘，彩画。此喻龙凤藻饰如彩绘。瑞：祥瑞。 炳蔚：光亮繁盛。状虎豹色泽斑斓鲜明。凝：聚，此处即言显现。

⑦ 雕色：雕，刻画，这里谓著色。 逾：超越，胜过。 贲(bì)华：即言开花。贲，装饰；华同“花”。雕、贲在句中皆任动词。 锦匠：治理织锦的工匠。盖自然耳：“自然”二字，是上句“外饰”的反义，即自身使然意。耳，句末语气词。

⑧ 簠(lài)：风吹孔窍发出的声响。 竺瑟：竺，竹制乐器，类笙，三十六簧。瑟，弹拨乐器，类琴。 球锽(huáng)：球指玉磬，锽谓钟声。 文生：据上言“声发”，此处“文”字应指有声之文，文生即谓有节奏韵律之美。

⑨ 郁然：草木盛貌，这里喻文采繁盛。 其：即“岂”。 欽：表疑问的句末语气词。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⑩。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⑪。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⑫！若乃

人类文化的最早形态，就开始了对于太极元气的探索；能够深入阐发天地神祇妙理的，《易经》卦象便是最早的著述。伏羲率先绘就八卦，孔子最终写成《十翼》，（无一不是循乎天道的。）其中的《乾》《坤》二卦，孔子还特地作《文言》予以解释。可见立言而又有文采，人类这才真正称得是

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⑩。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⑪。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⑫。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⑬。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微烈，剗诗缉颂，斧藻群言^⑭。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⑮。

天地的核心啊！再如说到《河图》孕育了“八卦”，《洛书》蕴含着“九畴”，玉版上金字镂刻的天地图形，青简中丹书闪耀的熠熠文采，这些又是谁在主宰？自然更是天道所起的作用吧！自从象形图绘代替了结绳记事，文字的作用便开始显著起来。神农、伏羲等留下的事迹，都记入了《三坟》一书，可惜年代邈远，声采已无从追寻。尧舜时代的文章，则已经文业焕然，开始有了初步的兴盛。帝舜创作的《元首》之歌，已抒发了吟咏的情志；伯益后稷呈献谋议之章，又留下了陈奏的风尚。夏朝兴起，功业日趋宏大，百事有序，赞歌四起，功德自然也就更显丰厚。到了商周二朝，文采显然胜过了以往的简朴，在《雅》《颂》的流传和影响下，便不断有新的英辞华章出现。周文王在受难之际，写的卦辞爻辞就很有光彩，可谓灿若纹玉，内蕴深蓄，理思坚实，含义精辟。再加上周公多才多艺，他发扬文王的美德，制诗辑颂，修润典籍，功绩不可磨灭。到了孔子，则更是上继前圣，又胜过先哲。他熔铸六经，讲究文采，务必要使之有钟鸣磬响一般的美妙。他提炼思想，推敲辞令，于是，摇起木铎，他的文教千里响应；设置讲席，珍贵的思想万世流传。其实，他讲的正是天地间“道”的光辉，因而启悟了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

【注释】

⑩ 人文：指人类文化。元：本源，源头。肇：开始。太极：《易·系辞上》正义：“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幽：深。赞：明。幽赞指阐发述说。神明：即神祇。这里指探索天地神祇的精微奥妙。《易》象：指《周易》八卦中的卦象符号，以“—”（阳爻）、“--”（阴爻）组构而成，表示自然变化和人事休咎。“人文之元”二句，有注家以为指人类文化肇始于天地初分，即宇宙起源之时，恐非是。当时作为“三才”之一的人类都尚未出现，又何来人文呢？两句应谓一旦人类有了文化形态，就开始着手对于太极元气的探索。这是自古而今从未中止过的工作。“《易》象惟先”云云，既说明《周易》是最早的有关著述，也是上古探索太极奥秘的举例。这样解句较显顺畅且合乎逻辑。

⑪ 穹牺：伏羲，也作“虯牺”，传说中的三皇之一。《易·系辞下》说伏羲“始作八卦”。仲尼：孔子的字。翼：十翼。翼本辅佐意。相传孔子为解释《周易》，作《彖（tuàn）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共十篇，称《十翼》。《乾》《坤》：《周易》中两卦卦名。《乾》卦为天，《坤》卦为地，有固定的高低位置，故称“两位”。《文言》：解释《乾》《坤》二卦的文字。他卦均无，故曰“独制”。

⑫ 言之文也：《周易音义》：“《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阮元《文言说》也指出《文言》仅数百字，“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几费修词之意”。天地之心：上文已出现，意相同。有注家据《易·复卦》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语，训“心”为本性，两句谓言而有文乃自然本有的特点。二解并可通。这里，刘勰也将《文言》视为是二卦的文饰，同样持言而有文的主张。

⑬ 若乃：任连词，表示意有他转。河图：相传伏羲时黄河里有龙马献出图来，称“河图”，伏羲据此画出八卦。洛书：又传洛水中有神龟负书而出，称“洛书”（有的写作“雒书”），列数九条，夏禹依此九条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法。韫（yùn）：藏。九畴（chóu）：即九类。这里实指《尚书·洪范》篇。洪，大；范，法，洪范即言大法。周武王灭殷纣后，相传箕子作《洪范》，也据“洛书”阐释九种大法，由史官记录成文而为经典中的重要篇章。禹用九法与《洪范》所述在内容上自然是相通一致的，但洪范、九畴是周以后才有的说法，二者时距起码长达千年左右，故笼统说夏禹制订了《洪范》九畴则尚欠准确，易于产生误解。刘勰这里讲的，也只是说洛书蕴藏了九类大法。玉版：王嘉《拾遗记》载，尧